

目

次 (第二集)

第五回

深情豈料招奇變
藏寶原來是禍胎

三

第六回

堪嗟蝸角爭蠻觸
欲向刀頭舐血腥

三一

第七回

一生遺恨蕭牆禍
萬里追踪玉女痴

五九

第八回

排難解紛來俠士
驅車護寶走江湖

八三



褚葆齡大吃一驚，噴筒落地，叫道：「爺爺，你殺了我吧！」



第五回 深情豈料招奇變 藏寶原來是禍胎

吃飯的時候，三人都是各自懷着心事，褚遂沒有多問，褚葆齡也只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閒話。展伯承則只是低頭扒飯，根本沒有插嘴。

吃過晚飯，展伯承回到自己的房間，躺在床上，心煩意亂，那能睡得着覺？

這時已是二更時份，只有一個時辰，就是三更了。劉家父子和那覆姓獨孤的書生，與褚葆齡約定的時間就是三更！他們要褚葆齡裏應外合，來取寶藏。

日間的情景，在展伯承腦海中重現，尤其是最後一幕，褚葆齡臨走之時，那姓劉的虬髯漢子交給她一件東西，要她用來對付褚遂。

展伯承不由得忐忑不安，心中想道：「齡姐雖然說過決不能傷害她的爺爺，但怎知那些人安着甚麼心腸？他們對這批寶藏是志在必得，甚麼事情做不出來？他們交給齡姐的也不知是甚麼東西，要是齡姐也給他們騙了，做出無心之錯，害了爺爺，那豈不是天大的糟糕！」

「不錯，我是答應了齡姐瞞着爺爺的。但這件事太不尋常，我應該瞞騙爺爺嗎？」他幻想出許多恐怖的事情，比如說那是一包毒藥，那些人騙他齡姐說是麻藥，假妯之手下毒。

「即使退一步來說，爺爺沒有受到傷害。但那些人取了寶藏，齡姐也勢必要跟隨他們遠走高飛。我見不着齡姐也還罷了，爺爺年老，他怎受得了這樣沉重的打擊，失掉了自己相依爲命的孫女兒？」

「還有，聽他們的談話，殺我父母的那個仇人，可能也會來到此地尋覓寶藏，那人功力已復，我碰上他，固然要遭毒手！只怕連爺爺也要受我連累！這件事情又怎能不告訴爺爺，商量對策？」

展伯承想了又想，覺得還是告訴爺爺的好。但這麼一來，他的「齡姐」只怕也要恨他一輩子了！

展伯承正自躊躇未決，窗門忽地無風自開。展伯承吃了一驚，連忙跳起，一個「誰」字還沒出口，那人已經竄了進來，把手一搖，說道：「小承子，噤聲。是我！」月光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站在他的面前，正是褚遂。他在自己的家中，施展輕功，悄悄的從窗口進入展伯承的房間，這真是展伯承絕對想不到的事。

褚遂淵聲說道：「小承子，你別驚慌。坐下來吧，我有話問你！」

展伯承心上似掛了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落，只聽得褚遂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今天和齡姐玩得很高興吧？」

展伯承訥訥道：「嗯，是，是很高興。」

褚遂忽地面色一端，說道：「不見得吧？既然高興，為何你回來之後，一直就是沒精打采的樣兒！」

展伯承着了慌，急切間打不定主意是說的好還是不說的好，心裏一慌，臉色也都變了。

褚遂低聲說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好孩子，但你也不能瞞我。你們今天在那假山洞裏發現了甚麼東西，對我說吧！」原來褚遂已經到過那山洞查看過了，褚葆齡雖然遮掩得好，却怎瞞得過褚遂這對眼睛？

展伯承道：「這是齡姐叫我幫她發掘的，我並不要。爺爺你別疑心我是覬覦這批寶藏！」

褚遂道：「哦，原來齡丫頭已經把這批寶藏的來歷告訴你了。不錯，這本來應該是你的，但你可知道我爲甚麼不告訴你的母親嗎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爺爺不用向我解釋，我，我——」此時他已下了決心，要把今日所見所聞，和盤托出，但事有緩急輕重，他想先告訴爺爺，劉家那些人，三更就要來到。

可是褚遂却打斷了他的話，說道：「不，這事情我必須和你說！這批寶藏是我準備到你十八歲的時候，就交給你的。」

「我有一個心願，要你重振家風，成爲綠林中的頭面人物。這批寶藏，可以供你結交朋友，買馬招兵，做一番事業，你懂不懂？」

「我不告訴你的父母，因爲你的父母和鐵摩勒是至交好友，他們對你的期望和我不同，這批寶藏若是交到他們手裏，我怕他們會送給了鐵摩勒。」

「我在這裏爲你看守這批寶藏，連我的孫女兒也不讓她知道，你懂得我的苦心嗎？」

展伯承滿懷感激，熱淚盈眶，說道：「爺爺，儘管我不想要，我還是非常感激你老人家的好意！可是……」

褚遂道：「不，你非要不可。我不讓齡丫頭知道，她却處心積慮，打探到了。可是，可是甚麼？你不用說我也知道！唉，女生外向，齡丫頭定是要拿這批寶藏做人情，送給那小流氓了？你怎能這樣糊塗，還幫着她呢！」

展伯承滿面通紅，不敢作聲。褚遂緊接着問道：「小承子，你也不用瞞騙你爺爺了，你們今天到了甚麼地方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這個，這個——」褚遂說道：「別這個那個了，你不說我也知道，你們是到了劉家了？是不是？」

展伯承已決意實話實說，但他又怕褚葆齡遭受責打，想給她說幾句好話，却不知如何措辭。此時褚遂緊緊追問，他無暇琢磨辭句，只好說道：「不錯，但是齡姐一人進去。爺爺，齡姐不知劉家父子是壞，一時做錯了事，你，你不要太過生氣。」

褚遂說道：「哦，她偷偷去會那小流氓，你倒還在給她說情！唉，可惜這丫頭就是不知好壞。」

褚遂嘆了口氣，跟着又道：「怎樣管教她，這是我的事情，你暫且不必多管。我只問你，你今天是不是起初給她把風，後來却跑去偷聽？聽到了甚麼，快和我說！」

展伯承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爺爺，原來你今天也到了劉家嗎？」

褚遂冷笑道：「憑我幾十年的閱歷，你們的作爲，我用得着到場才知道嗎？那丫頭既然單獨進去，當然是要你把風了；你若沒有偷聽，也不知道劉家父子乃是壞人！」

展伯承道：「我也不知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，或許是我判斷錯了也說不定，不過，

我聽他們言語，他們却是利用齡姐。」當下把那虬髯漢子與那書生的談話，撮要告訴了褚遂。

褚遂冷笑道：「原來獨孤字居然抹下了俠義的面孔，也要來插手分贓了！」

展伯承吃驚道：「這人竟是獨孤字麼？」

獨孤字、獨孤瑩兄妹雙俠，享譽武林，和段克邪夫婦交情不淺。展伯承會聽得父母提過他們的名字，却一時想不起是他。

褚遂道：「書生打扮，用摺扇作兵器，而又覆姓獨孤的，除了獨孤字還有誰人？好呀，管他甚麼大俠小俠，欺負到我頭上來，我好壞也要鬥他一鬥！他們甚麼時候來？」展伯承奇道：「爺爺，你怎麼知道他們要來？」他還沒有說到褚葆齡獻圖之事。

褚遂道：「齡丫頭跑到劉家，我不用問你，也可想到她是幹甚麼的了。哼，哼！他們知道寶藏所在，那還有不來之理！」

展伯承好生佩服，心想：「藝是老的辣，這話確實不錯。爺爺只是發現寶藏被掘，以後的種種事情，幾乎都已在他算中。」

既然褚遂知道了這麼多，展伯承當然不便再給他的齡姐遮瞞，當下說道：「他們已定了今晚三更，前來盜寶！」

褚遂看看窗外，說道：「好，那麼還有半個時辰。你的齡姐也已答應了做他們的內應吧？」

展伯承十分爲難，硬着頭皮說道：「這個，嗯，齡姐她倒是勸過那些人不可與你傷了和氣，她，她還是疼着你老人家的。」

褚遂道：「我不要你說這些廢話，你只說他們要齡了頭如何算計我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劉芒的父親交給齡姐一件東西，我不知道那是甚麼。」

話猶未了，褚遂忽地「噓」了一聲，示意叫展伯承不可說話。隨即迅速的撕下了一幅被面，圍成兩個布團，塞進展伯承的鼻孔，悄聲說道：「跟我來！」轉身便從窗口跳

出。

展伯承心道：「難道那些人已經來了？他們在使用迷香，爺爺已嗅到了？」跟着褚遂掠過一瓦間面，到了褚遂所住那間的房後窗。

展伯承把眼望去，只見那窗下站着個人，這霎那間，展伯承嚇得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，他要叫嚷，却發不出聲音。

不錯，是有人在使用迷香，但不是劉家父子，而是他的齡姐！

褚遂齡手上捧着一支細長的竹筒，裊裊輕煙從竹筒噴出，正對着褚遂窗口。展伯承

看不見她面部的表情，但却看出了她在發抖。

劉家父子知道普通迷香對付不了褚遂，用的是他們特製的「鷄鳴五鼓返魂香」，只要吸進少許，就熟睡如泥，非到天亮不醒。醒了之後，也仍然渾身乏力，須得過了十二個時辰才能恢復精神。那時他們早已是遠走高飛了。

褚葆齡只求他們不與爺爺動手，依計而行。但內心實感不安，點了迷香之後，一直在發抖。也幸而她在發抖，褚遂的怒氣才稍稍減了一兩分，心道：「這丫頭畢竟還未良心盡喪。」

展伯承則在恐懼，不知爺爺要如何對付褚葆齡？褚葆齡對她不知又是怎麼個想法，會疑心他是在「出賣」她嗎？心念未已，只聽得「叮」的一聲，褚遂發出一枚銅錢，已把他孫女兒手中的竹筒打落。

褚葆齡驚地一驚，回頭看時，只見她爺爺面色鐵青，長鬚抖動，正在她的後面。褚葆齡嚇得魂飛魄散，剛叫得一聲：「爺爺！」褚遂已在冷冷說道：「你還知道我是你的爺爺嗎？好呀，我養大了你，你如今却來反噬爺爺啦！」

褚葆齡「卜通」一聲跪倒，說道：「爺爺，你打死我吧！但，我，我却不是想傷害你！」

展伯承慌忙衝上前去，攀着褚遂的臂膊，叫道：「爺爺，不可！齡姐是受人煽惑，請爺爺恕她一遭！」

褚遂手臂一振，把展伯承甩開，左掌一抬，閃電般的就向褚葆齡劈下！展伯承一聲驚呼，再次衝上前去，把倒在地上的褚葆齡抱起，只見她身無血跡，體軟如綿，展伯承手指扣着她的脈門，她的脈搏也還在跳動。

原來褚遂雖說是氣怒交加，却怎捨得當真打死了孫女兒？他只不過是點了褚葆齡的穴道，叫她不能動彈而已。而且他還不敢用重手法點穴，怕傷及褚葆齡的身體。因此褚葆齡雖然不能動彈，不能叫喊，但神智依然清醒，並未昏迷。

褚遂嘆了口氣說道：「小承子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暫且留下這丫頭的性命。待擒了那小流氓，再與她算賬，你與我把她縛了起來！」

展伯承吃了一驚道：「不必這樣吧？」

褚遂怒道：「不縛起來，要讓她再與外人串通嗎？你好沒出息，就只知道袒護你的齡姐，你不動手，我來動手！」

展伯承沒有辦法，只好說道：「爺爺息怒，別氣壞了身子。我給你找根繩子。」褚遂早已掏出了一捲粗繩，說道：「不用你去張羅，我已經準備好了。這是準備縛

那小流氓的，如今先給她受用。把她推進房去，縛在床柱上。」

展伯承無可奈何，只好依言行事，將褚葆齡拖進了褚遂的房間，接過了麻繩，心中說道：「齡姐，你可得原諒我，我不能不聽爺爺的話。你今晚之事，也是做得荒唐了些，難怪爺爺惱怒。」

展伯承心裏在求褚葆齡「原諒」，他的齡姐却在心裏惱怒他。果然不出展伯承所料，褚葆齡只道是給他「出賣」了，心道：「不是你去告爺爺，爺爺焉能知道？哼，你出賣了我，如今却來假獻殷勤！」她不能說話，可是那惱怒的眼光，却比任何說話更其表露了她的抱怨！

展伯承難過之極，避开了她的目光，胡亂的將她綑縛。

褚遂喝道：「縛得緊一些！」展伯承道：「是！」心中却不忍令褚葆齡多受苦痛，雖然將她的雙手反縛在床柱上，却是打了兩個活結。

褚遂是因爲自己並非用重手法點穴，怕孫女兒逃走，才要展伯承將她縛起來的。但時間緊迫，他已來不及仔細檢查，心中想道：「這丫頭的內功雖有幾分火候，但要自己解穴，至少也還得一個時辰。她也未必就敢逃走。」他也想得到展伯承可能手下留情，並未緊縛，但也由得他了。要知褚遂盡管對孫女兒十分氣惱，但却又是十分疼愛，心情

是很爲矛盾的。所以當他察覺展伯承處處在護着他的孫女兒，而且三番兩次在向他表示情之時，他表面是裝作發怒的樣子，斥責了展伯承，但心裏却是暗暗歡喜。

展伯承縛好之後，不敢再與褚葆齡的目光接觸，便即回過頭來。這時褚遂已取下了掛在牆上的雁翎刀，彈了一彈，說道：「寶刀啊寶刀，我冷落了你好三十年，今天可又要請你出鞘，飽飲奸人之血了！」豪情依舊，但聲音却甚蒼涼。

褚葆齡聽在耳中，痛在心裏，她最害怕的事情在她爺爺口中說出來了，她爺爺要寶刀飲血，那就是下了決心要殺劉家父子了！她不願意劉家父子傷了爺爺，同樣，她也不願意她爺爺殺了劉家父子。「呀，要是爺爺當真殺了芒哥……」她眼睛一黑，幾乎就要昏迷，再也想不下去了。

褚遂道：「別呆在這裏了！」拉着展伯承走出房間，反鎖了房門，說道：「小承子，快回房間取你寶劍。今晚你與我一同迎敵！」

展伯承道：「爺爺今晚當真是殺人麼？」

褚遂道：「對付這等兇狠的敵人，動手就決不能留情！你想想他們處心積慮，要奪寶藏，給我發現，他們是不是要與我拚命？我們不殺他們，他們就要殺我們了！」

展伯承知道這場惡戰已是決不能避免，爺爺說的也是事實。但想到他的齡姐與那劉

芒，心中不禁惴惴不安。

褚遂說道：「等下我對付那兩個大人，你對付那小流氓。記着，臨場鎮定，決不可怯懼，也決不可留情！要用最狠最辣的招數，最好一劍就結果了那小流氓！小承子，我這是爲了讓你出一口氣，但却也不單單是爲了出氣而已，你倘若殺不了他，我還得照顧你的話，那就連累了我了！你要知道，那姓劉的老混蛋和那獨孤宇都是武林一等的好手！」

展伯承聽得爺爺要他對付劉芒，更是吃驚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若殺了劉芒，齡姐豈不是要恨我一生？但我不殺劉芒，只怕又連累了爺爺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

褚遂道：「那小流氓武功不弱，但好在你這一個月來武功大進，你用你家傳的五禽掌法，和我所教的斷門劍殺手，料想可以對付得了。他的弱點在於下盤不穩，輕功較差，你記着了。」

展伯承應了聲：「是。」心道：「是啊，這劉芒年紀比我大，身材也比我魁偉，也不知是他殺我還是我殺他呢？我還未曾與他試過一招，就先想着手下留情，這不是太可笑麼？」

展伯承打定主意，到了動手之時，再審度當時情勢，見機而行。但雖然有了主意，

心中仍是七上八落，惴惴不安。

一老一少，到了花園中藏寶之處，埋伏在假山後面。展伯承手裏捏着一把冷汗，不多一會，只見一彎眉月，已到天中，正是三更時份。

褚遂悄聲說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你等我先動手再撲出去。」話猶未了，果然便看見三條黑影，越過圍牆，走了進來。走在前面的是那虬髯漢子，獨孤宇在中間，最後的才是劉芒。

那虬髯漢子笑道：「褚遂這老頭兒此時只怕正在做他的春秋大夢，哈哈，待他夢醒之時，這寶藏已是不翼而飛！」

褚遂驀地大喝一聲：「照打！」雙手齊揚，六柄飛刀閃電般的射了出來！

虬髯漢子走在前頭，冷不及防，給飛刀在左臂割了一道傷口。但他武功也確實不錯，褚遂這兩柄飛刀本來是要殺他的，一柄對準他的心口，一柄對準他的咽喉，結果却只有一柄飛刀打中，而且傷的並非要害。

獨孤宇在中間，不至於像虬髯漢子那樣猝不及防，他揮動摺扇，將四柄飛刀全都打落。劉芒在三人中本領最差，却幸而得獨孤宇給他打落了飛刀。

虬髯漢子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臂上的刀傷倒無大礙，令他意料不到的是褚遂的出現。

褚遂哈哈笑道：「你想不到吧？我早已在這裏等候多時了！哼，你以為我的孫女兒會幫你們麼？你這才是作他媽的春秋大夢！」

展伯承怔了一怔，隨即明白褚遂說這話的意思，他是在行離間之計，使得劉家父子認為是褚葆齡出賣了他們。

劉芒聽得此言，又驚又怒，脹紅了臉，大叫道：「褚葆齡你出來！」

褚遂冷笑道：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什麼東西，我的孫女兒會看上你麼？你想見她，且待投過胎，轉過世吧！你看見了麼？他才是我的孫女婿！小承子，上去把他宰了！」

那虬髯漢子喝道：「芒兒，男子漢大丈夫何患無妻，可不能沒有出息！不許傷心，要報仇就該用刀，不是用的眼淚！」劉芒應道：「是！」吞下了眼淚，雙眼紅絲滿佈，「嗖」的拔出了一口月牙彎刀，惡狠狠的就向展伯承撲了過來！

展伯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那裏還能夠分辯？而且他與褚遂情同骨肉，一向就是把褚遂當作爺爺的，褚遂說的雖是謊言，他也決不能在外人面前否認！劉芒來勢極兇，他只好拔劍迎敵！

褚遂道：「好呀，劉振，咱們也較量較量！」聲到人到，雁翎刀揚空一閃，就向那